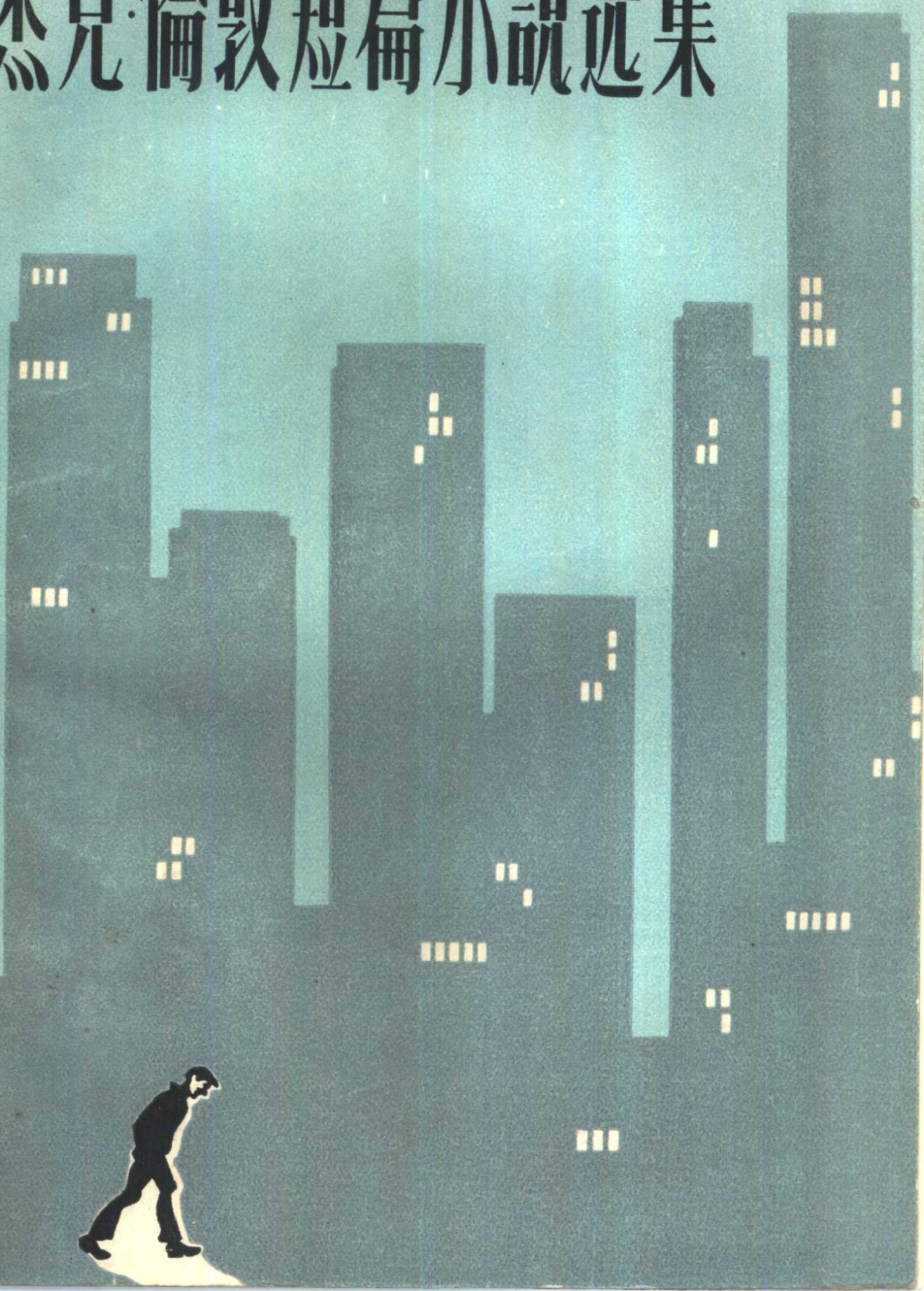


杰克·伦敦短篇小说选集





杰克·倫敦短篇小說選集

許 天 虹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Jack London
Selected Short Stories
根據 New York: Vanguard Press(1926);
The Macmillan Company(1928)等版本选譯

杰克·倫敦短篇小說选集

[美]杰克·倫敦著

許天虹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110号

上海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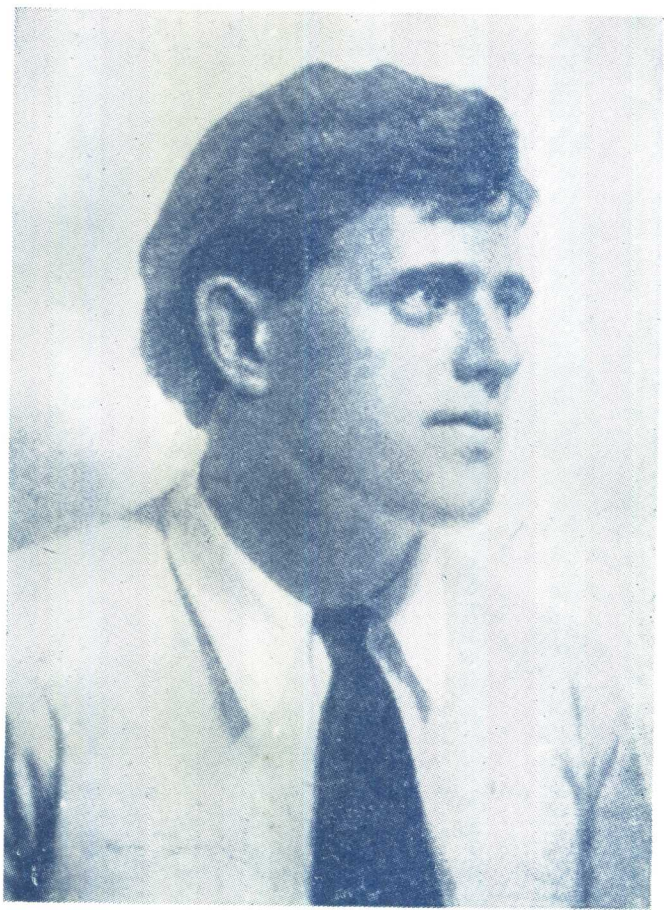
書号 1388

开本 787×1092 耗 1/27 印張 6 26/27 插頁 3 字數 138,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8,500 定價(5) 0.65元



傑克·倫敦

目 次

强者的力量.....	1
北极圈内的酒酿.....	17
毛普希的房子.....	36
但勃斯之梦.....	60
变节者.....	81
一块排骨.....	103
杀人.....	123
世界公敌.....	138
一千打.....	153
一个珍奇的断片.....	171
 关于杰克·倫敦	 180

强者的力量

“譬喻并不騙人，但騙人者常要打譬喻。”

——列經 (Lip-King)

長胡子老头儿講到中間停頓了一下，舔舔他那些油腻的手指，又在他那裸着的腰部擦了一擦，因为他那块破旧的熊皮并没有遮住这些地方。环绕在他周圍，以屁股着地蹲坐着的，是三个年青人——他的孙子飞鹿腿、黄毛头和怕黑团。他們的样子十分相似。身上一部分都用野兽的皮遮掩着。他們的身材都很細瘦，尖屁股，弯腿，胸部下陷，而兩臂却很粗，手也很大。他們的胸部和肩上，以及兩臂和兩腿的外側，都生着許多毛。头上布满着沒有修剪过的头发，一綹綹的長发时常落到他們那些小而圓的、烏黑的、好象烏眼睛似地发閃光的眼睛上来。他們兩眼之間的距离很狹，但兩頰距离却很寬，而下顎是突出的，很厚实。

这是星光清彻的一个晚上。在他們底下，躺着一重重的林木蓊郁的山脉，一直展延到看不清楚的地方。在远方，有一座火山正在噴发，天空被染成了紅色。在他們后面，張着一个墨黑的山洞的大口，从那里时时有一陣陣的凉风吹来。正在他們面前，燃燒着一堆熊熊的火。在一边，躺着一只熊的殘骸，有一部分已被吃掉了；而几步路之外，圍坐着几只長毛的、好象狼一般的大狗。在各人身旁，都放着一副弓箭和一根粗大的棍子。洞口的岩石上，还斜倚着許多粗糙的長矛。

“我們就是这样从山洞里搬到树上去的，”長胡子老头儿又开口了。

他們好象几个大孩子似的狂笑起来了，因为他这话使他們記起了以前所講的一个故事。長胡子也笑了，那横貫在他的鼻子上的那支五吋長的骨簪，就不住地跳动着，使他的狀貌显得更其凶猛了。他并没有真正說在这里記錄着的这些话，不过他所发的那些野兽似的声音，含义却和这相同。

“我所記得的关于‘海之谷’的事，就从这事开始，”長胡子繼續說道：“那时我們是非常愚蠢的一群人，我們不知道力量在哪儿。原来每一家人都各自生活着，分別照顧着自己。我們一共有三十家，可是我們并不互相出力帮助。我們老是互相害怕着。絕沒有一个人去訪問別人。我們各自在树頂上建筑了一所草屋，在屋外的台阶上放着一堆石头，預备用来擲击任何想来拜訪我們的人。我們还有矛和箭。我們也从不到別人家的树下去。我的哥哥有一次走到了老蒲烏的树下去，他的头就被击破，一命嗚呼了。

“老蒲烏力气非常大。据說他能够干脆地把一个成年人的头扭下来。我始終沒有看到他做这样的事，因为沒有人願意讓他試驗一下。爸爸也不願意。有一天，爸爸到海灘上去了，蒲烏来追逐媽媽。媽媽跑不快，因为上一天她在山上采莓子的时候被熊抓破了一条腿。因此蒲烏捉住了她，把她帶到他的树上去。爸爸始終沒有把她要回来。他害怕。老蒲烏对他扮了許多鬼臉。

“可是爸爸也不在乎。强臂是另一个力气很大的人。他是一个最能干的漁夫。可是一天，他在爬上去找海鷗蛋时，却从悬崖上跌了下来。从此以后，他的力气就不大了。他咳嗽得很厉害，他的兩肩也夾攏了。所以爸爸就夺取了强臂的老婆。当他来到我們的树下咳嗽的时候，爸爸就嘲笑他，并用石头来投擲他。当时我們就是这样做人的。我們不知道怎样把力气并在一起而变成强者。”

“一个弟兄也会夺取他的弟兄的老婆嗎？”飞鹿腿問道。

“会的，如果他已独自去住在另一棵树上的話。”

“可是現在我們不做这样的事了，”怕黑团反对道。

“这是因为我已把更好的做人方法教給了你們的父亲。”長胡子把他那生滿長毛的手掌插到那堆熊肉中去，挖出了一把脂肪来，若有所思地吮吸着。他又把兩手在他那裸着的腰部擦了一擦，就繼續說下去了。“我正在講給你們听的故事都发生在很久以前，当我们还不知道比較好的做人方法的时候。”

“你們一定是傻子，才会不知道更好的做人方法，”飞鹿腿批評道，黃毛头也咕罗着表示贊同。

“我們确实是呢；可是不久你就会知道，后来我們变得还要傻哩。然而我們終於学会了比較好的做人方法，它的經過是这样的：我們这些‘吃魚者’还不会把我們的力气合并起来，使得它成为我們大家的力气。可是住在分水嶺那一边的大谷中的‘吃肉者’却站在一起，会一道去打獵，一道去捉魚，一道去打仗。有一天，他們来到了我們的谷中。我們每一家人都各自逃到自己的洞里或树上去。来的‘吃肉者’一共只有十个，可是他們一道作战，而我們却各家分別作战。”

長胡子困难地在他的手指上計算了半天。

“我們一共有六十个男子，”他同时用着手指和嘴巴說。“我們实在很强，只是我們不明白罢了。因此我們眼看那十个人攻击蒲烏的树，他战斗得很勇敢，可是寡不敌众。我們都旁觀着。当有几个‘吃肉者’企图爬上树去时，蒲烏只好跑出来對他們擲石头，这时候在旁边伺候着的几个‘吃肉者’就在他身上射滿了箭。这样，蒲烏就完了。

“于是，那些‘吃肉者’去攻击独眼和他洞里的一家人。他們在洞口生了一堆火，把他熏出来，正象今天我們把这只熊熏出来似

的。接着他們又追逐六指，追到他的樹上；當他們正在殺他和他的
大兒子的時候，我們其餘的人都逃走了。他們捉住了我們的幾個
女人，殺死了兩個跑不快的老人和好幾個孩子。他們把那些女
人帶到了他們的大谷中去。

“於是我們其餘的人都爬了回來。不知怎麼，或許是由于害怕
而感到了互助的需要吧，我們把這事情討論了一番，這是我們的第
一次會議——第一次真正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中，我們組成了我
們的第一個部落。因為我們已受到了教訓。在那十個‘吃肉者’，
每一人都擁有着十人的力量，因為他們是十個人一致地作戰的。他
們把他們的力量合併在一起了。可是我們這三十家人，六十個男
子，大家都只有一人的力量，因為各人都獨自作戰。

“那一次，我們討論得很長久，而且也很困難，因為當時我們還
沒有今天使用着的這些語言。在很久以後，臭虫才創造了一些語
言，我們其他的人也陸續創造出一些來。但討論到最後，我們終
議定了：當那些‘吃肉者’下次越過分水嶺來偷盜我們的女人的時
候，我們當把我們的力量合併在一起，全體一致地作戰。這樣，部
落就成立了。

“我們在分水嶺上安插了兩個人，一個管白天，一個管晚上，以
防那些‘吃肉者’過來。這些人乃是整個部落的眼睛。此外，日夜
還有十個男子拿着弓箭和棍子、長矛提防着，預備跟敵人作戰。以
前，當一個人出去捉魚或蛤蜊或海鷗蛋的時候，總要帶着武器的；
他只有一半的時間花在獵取食物上，還有一半時間却須用來防備
別人去傷害他。現在情形完全改變了。出去漁獵的人不必再帶着
武器來防備別人，他們可把全部的時間用在獵取食物上。還有，當
我們的女人到山中去採集肥根和莓子的时候，那十個男子就派出
五個去護衛她們。同時，不分晝夜，部落的眼睛都在分水嶺上守
望着。

“可是不久却发生了問題。原因，照例是为了女人。沒有老婆的男子要別人的老婆，因而常常自相战斗，有时一个人的腦袋被击破了，有时另一人的身体被長矛戳穿了。当一个守望者在分水嶺上的时候，另一个男子偷去了他的老婆，于是他就走下嶺来战斗。而其他一个守望者，因为恐怕別人夺取他的老婆，也从嶺上走了下来。还有，那十个老是帶着武器的人也发生了爭执，他們分成兩派，五个对五个地战斗着，直到最后有几个向海边逃去，而其他几个在后面追赶着。

“这一来，部落里就沒有眼睛或保卫者了。我們沒有六十人的力量了。我們一点力量也沒有了。所以我們召集了一个會議，制定了我們的第一批法律。我那时还不过是一个小子，但我記得很清楚。我們說，若要有力量，我們决不能自相战斗；因而我們制定了一条法律說：如果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整个部落就要杀死他。我們又制定了一条法律說：無論誰偷盜了別人的老婆，整个部落就要杀死他。我們，無論何人，如果力气太大，并用这种力气来伤害了部落里的弟兄，我們就要杀死他，使得他的力气以后不会再伤人。因为，我們要是听任他的力气伤害弟兄們，別人就要害怕起来，部落就要瓦解，而我們就要孱弱得跟那些‘吃肉者’初次来攻击我們，杀死蒲烏的时候一样了。

“节骨是一个力气非常大的人，他不知道法律是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力气大；因为力气太充足了，他竟然跑去夺取三哈的老婆。三哈想奋斗，节骨用棍子击破了他的腦袋。可是节骨忘記了，我們全体男子已把力量合在一起，要合力維持我們中間的法律；所以我們在他的树下杀死了他，并把他的尸体挂在树上，作为一种警告：法律比任何人都更有力量。因为法律代表着我們——我們全体，所以沒有一個人是比法律更大。

“接着又发生了旁的問題，因为你得知道，飞鹿腿、黄毛头、怕

黑匪啊，要建立一个部落不是容易事呢！有許多許多的事情，瑣碎的事情，都得召集全体男子来商議，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麻煩。無論早晚、正午时分、以至夜半，我們都在开会，由于开会，我們竟沒有多少時間去獵取食物了，因为时时有什么小事情要加以决定，例如指定兩個新的守望者去替代山上的那兩個老的守望者啊，指定应分配多少食物給那些老是拿着武器提防敌人侵入、以致沒有工夫自己去獵取食物的卫士啊……

“我們需要一个領袖来做这种种事情；由他代表我們的會議行事，再对會議报告他所做的各种事情。所以我們就指定非非为領袖。他也是一个力气很大的人，并且非常狡猾；当他憤怒的时候，他就象野猫似地叫着：‘非，非。’

“那負責保卫大家的十个人，被派到谷中最狹的地方去建筑一道石牆。妇女們、較大的儿童和其他的男子都加以协助，把那道石牆筑得很坚固。这道石牆筑成以后，全体的人家就都从他們的洞里和树上搬出来，在这壁壘后面造成了許多草屋。这些草屋很大，比洞里和树上好得多，而大家的生活也都好起来了，因为他們已把他們的力量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部落。有了这道石牆、那些卫士和守望者，我們就有更多的時間去打獵、捉魚、摘取肥根和莓子了；我們所有的食物更多也更好了，不再有人挨餓。有一个名叫三条腿的人——因为他的兩腿在小时候軋坏了，走起路来老是拄一根拐杖——拿了野谷的种子来，种在他房子附近的地上。他又試种肥根的植物和他在山谷中找到的其他东西。

“因为有了这道石牆和那些守望者和卫士，我們的‘海之谷’很安全，更因为大家都有充足的食物，不必互相爭夺；所以許多人家都从靠海的几个谷中和后方的高山上搬了过来——他們本来都在那些地方过着禽兽似的生活。不久，‘海之谷’中就充滿了人，住着无数的人家。但在这事发生之前，那本来大家可以使用、为大家公

有的土地，却被一部分人割据了。三条腿在种谷子的时候，首先做这事。不过我們多数人并没有去顧念土地的事。我們看到他們用石头壘成的矮牆来标明疆界，覺得是很傻的。我們已有丰足的食物果腹，我們还要什么呢？我还記得，我的父亲和我为三条腿建筑矮牆，他給我們谷子作为酬劳。

“所以只有不多几个人占有了全部的土地，三条腿占有得最多。他們又把土地租給別人种谷，而索取谷子、肥根、熊皮、或那些农夫以谷子去跟漁夫交換得来的魚作为报酬。等到我們明白过来时，所有的土地已分割完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非非死了，他的儿子狗齒做了酋長，狗齒一定要我們立他为酋長，因为他是酋長的儿子。而且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比他的父亲更了不得的酋長。最初他做得很好，工作得也很努力，以致我們的會議需要办的事愈来愈少了。接着，‘海之谷’中又产生了一个新人物。那是歪嘴。我們本来一点也沒有重視他，直到他开始跟死人的灵魂談天的时候。后来我們改称他为‘大胖子’，因为他吃得太多，而什么事情也不做，所以長得又圓又粗了。一天，大胖子告訴我們道，他知道那些死人的秘密，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他跟狗齒做了十分亲密的朋友，狗齒命令我們为他建筑一所草屋。于是大胖子在这屋子四周設着种种戒律，而在屋內供奉着上帝。

“狗齒一天比一天变得比我們的會議还要大了；当會議感到不平，說要另举一个領袖的时候，大胖子代表上帝发言道：‘不行。’还有三条腿和其他占有土地的人也做着狗齒的后盾。而且，議會里力气最大的人是海獅，那些地主常在暗中給他土地，并且送給他許多熊皮和谷子。所以海獅說道，大胖子說的真正是上帝的話，我們非服从他不可。不久以后，海獅就充任了狗齒的代言人，代他講着大部分的話。

“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小肚皮的小人儿，他的軀体十分細瘦，仿佛从来没有吃饱过似的。在江口的攔江沙之内，浪濤的威势大为削弱的地方，他建筑了一个很大的捕魚的机关。在他以前，絕沒有人看到过或夢想到捕魚的机关。他跟他的儿子和老婆在这上面花了好几个礼拜的工夫；当他們这样工作着的时候，我們其余的人都嘲笑他們。可是当他完成的时候，第一天他在其中所捉到的魚，竟比整个部落在一礼拜内所能捉得的更多，因此大家都很高兴。在这条江中，另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建筑捕魚的机关；可是当我的父亲和其他的十几个人动手在那里建筑一个非常大的捕魚机关的时候，从我們为狗齒所造的大草屋里却来了几个卫士。这些卫士用他們的長矛来戳我們，叫我們走开，因为小肚皮已得了狗齒的代言人海獅的特許，將在那个地方另筑一个捕魚的机关。

“許多人都感覺不平，我的父亲就召集了一个會議。可是，当他站起来說話的时候，海獅就用長矛戳通了他的喉嚨，他就这么死了。而狗齒和小肚皮、三条腿以及占有土地的一切人，都說这是不錯的。大胖子也說这是上帝的意旨。自此以后，大家都怕在會議中站起来說話，因而就不再举行會議了。

“还有一个人，名字叫做猪嘴巴的，养起山羊来了。他这办法是从那些‘吃肉者’那里学来的，不久，他就有了許多群山羊。那些既沒有土地又沒有捕魚机关的人，为要避免挨餓，就去为猪嘴巴工作；替他照管山羊，保卫它們，以防野狗和老虎的侵害，并且把它們赶到山中的草地上去放牧。猪嘴巴用以酬劳他們的，是吃的羊肉和穿的羊皮，有时他們也用得到的羊肉来跟別人交換魚、谷子和肥根。

“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金錢。首先想到这个的人是海獅。他跟狗齒和大胖子討論了一番。你知道，这三个人对于‘海之谷’中的無論什么都要分得一份的。每三簍谷子中有一簍归于他們。每三

条魚中应有一条，每三只山羊中也有一只。他們用这些东西来飼养那些卫士和守望者，而把其余的留作己有。有时候，捕获了大批的魚，他們就不知道怎样来处置他們所分得而吃不了的魚了。因此，海獅就叫許多女人用蚌壳来做金錢——做成小小的圓片，中央各有一个孔，磨得很光很滑。这些被穿在繩子上，这一串串的东西就称为金錢。

“每一串可买三十条魚，或四十条魚，但是那些每天能做一串金錢的女人，每人却只得到兩条魚。这些魚就是狗齒、大胖子、和海獅三人所分得而吃不了的魚。所以所有的金錢都为他們所有。于是他們吩咐三条腿和其他的地主，以后用金錢来繳納他們应得的一份谷子和肥根；又吩咐小肚皮用金錢来繳納他們应得的一份魚，吩咐猪嘴巴也用金錢来繳納他們应得的一份山羊和乳酪。一个什么也沒有的人，为‘有’的人工作了，可得到金錢作为报酬。用着这些錢，也可以購買谷子、魚、肉和乳酪。三条腿和全体有产者都用金錢来繳納狗齒、海獅和大胖子应得的一份东西。后者也付金錢給那些卫士和守望者，使他們用以購買他們的食物。因为金錢很便宜，狗齒就用更多的人做了卫士。同时，因为金錢制造起来很便宜，就有許多人自己用蚌壳来制造金錢了。可是那些卫士却用長矛来戳死他們，在他們身上射滿了箭，因為他們要想破坏这个部落。破坏部落当然是一樁坏事，因为那样，那些‘吃肉者’又要越过分水嶺来杀死大家了。

“大胖子本是上帝的代言人，可是他又立断肋为祭师，使他做他——大胖子的代言人，代他講大部分的話。他們兩個都有許多別人服侍他們，做他們的仆役。此外，小肚皮和三条腿和猪嘴巴也有許多仆人躺在他們的草屋四周的太阳中，為他們送信，傳達命令。不做工作的人愈来愈多了，以致其余的人工作得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辛苦。人們似乎都不願意工作，企图用旁的方法来使別人

為他們工作。彎眼睛發見了這樣的一個方法：他首先用谷子來釀造燒酒。此後他也就不再工作了，因為他跟狗齒、大胖子、以及其他的大亨們秘密商量了一番，他們都贊同了：只有他一人可以釀造燒酒。可是彎眼睛自己並不工作。人們為他釀造燒酒，他付工錢給他們。於是，他發賣燒酒，大家都用金錢去買。他送了許多串金錢給狗齒、海獅和其他的人。

“當狗齒娶他的第二個老婆和第三個老婆時，大胖子和斷肋都替他辯護。他們說道：狗齒是不同於常人的，他僅小於大胖子供奉在他的茅屋中的上帝一分。狗齒自己也這麼說，並且要知道誰敢管他娶多少老婆。狗齒又命人做了一隻大的獨木舟，又添雇了許多僕人，這些人除了狗齒坐船出遊時為他打槳以外，什麼事也不做，只是躺在太陽中嬉戲着。他又命虎臉做全體武士的領袖，這一來虎臉就變成了他的左右手：當他不喜欢一個人的時候，虎臉就替他將這人殺死。而虎臉也另立一人做他的左右手，代他傳達命令並且殺人。

“但是可怪的事在這兒：跟着時間的推移，我們這些留下來的人，工作得一天比一天辛苦了，可是我們所得到的食物却一天天減少。”

“可是那些山羊和谷子和肥根和捕魚機關怎樣的呢？”怕黑團問道：“這種種東西到哪裡去了？人工作着，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嗎？”

“正是呢，”長胡子答應道。“三個人照顧着那捕魚的機關，所得到的魚會比沒有捕魚機關的時候整個部落所捉到的更多。可是我不是說過嗎，我們都是傻子？我們所能取得的食物愈多，我們所吃到的食物却愈少。”

“這不是很明显嗎，它完全被那許多不工作的人吃下去了？”黃毛頭問道。

長胡子悲伤地点点头。“狗齒的那些狗都吃飽了肉，那些躺在太阳中、什么事也不做的仆人肥胖得滾圓了，可是同时，却有許多小孩子餓得不能入睡，正在一声声地哀号着。”

飞鹿腿因为受了这飢餓的故事的刺激，就撕下了一块熊肉来，插在一支叉上，把它放在炭火上烤着。他咂着嘴唇把这块肉吃了下去，一边听着長胡子繼續講他的故事：

“当我们感到不平的时候，大胖子就站起来了，他代表上帝說道：那些拥有土地、山羊、捕魚机关、和燒酒的賢人是上帝所选定的，假使沒有这些賢人，我們大家就会象从前住在树上的时代一样，过着禽兽似的生活。

“于是产生了一个为国王唱歌的人。人們称他为‘臭虫’，因为他很短小，臉孔和四肢生得都很笨拙，什么工作都不擅長。可是他愛最厚味的肉骨髓、最精美的魚、最新鮮的羊奶、最时新的谷物、和火爐旁边最舒适的位置。他做了唱歌給国王听的歌者，就可以一事不做而吃得胖胖的了。当人民一天天口出怨言、有些人甚至对国王的茅屋投擲石头的时候，臭虫就唱了一只歌，說‘吃魚者’是多么幸运啊！他在这歌中告訴我們：‘吃魚者’是上帝所选定的人民，是上帝創造出来的最优秀的人民。他歌咏道，那些‘吃肉者’是猪獠和烏鴉，他又歌咏如果‘吃魚者’能去作战，替天行道——就是杀死那些‘吃肉者’——那是多么幸运，多么好啊！他的歌詞使我們热血沸腾了，我們喧嚷着要人家帶領我們去攻打那些‘吃肉者’。于是我們忘記了自己的肚子餓，以及我們不平的緣故；我們高高兴兴地跟着虎臉越过分水嶺，去杀死了許多的‘吃肉者’，就心滿意足了。

“可是‘海之谷’中的情形，並沒有因此而稍稍好起来。若要得到食物，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替三条腿或小肚皮或猪嘴巴工作；因為我們已沒有土地来自己种植谷子了。而且常常有許多人，三条腿他們沒有工作可以給他們做，所以这些人就挨着餓，他們的妻

子儿女和老母也一样。虎臉說，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去當兵；有許多人真的去當了兵。自此以後，除了用長矛戳死那些做着工而抱怨着豪養这么多的閑蕩者的人們以外，他們什么事也不做了。

“當我們口出怨言的時候，臭虫老是唱着花樣翻新的歌曲。他說，三條腿和豬嘴巴等人都是強者，所以他們擁有着这么多的東西。他說，我們應該以有这样的強者深自庆幸，不然我們將因自己的無能和那些‘吃肉者’而滅亡了。所以，我們應該樂于讓這些強者擁有他們所能取得的一切東西。同時，大胖子和豬嘴巴和虎臉等人都說，他說得很不錯。

“‘很好，’一個名字叫長牙的人說道，‘那末我也要做一个強者。’他就自己去弄到一些谷子，釀造出燒酒來，把它賣給別人，換得了一串串的金錢。當彎眼睛口出怨言的時候，長牙說道，他也是一个強者，如果彎眼睛再要羅蘇，他就要敲出他的腦漿來。听了這話，彎眼睛就害怕起來了，他跑去跟三條腿和豬嘴巴商量辦法。他們三人一道去見狗齒。于是狗齒對海獅講了几句話，海獅就派專差送一個信給虎臉。而虎臉就派他的兵士去燒毀了長牙的房子，連着他所釀造的燒酒。他們又殺死了他和他的一家人。可是大胖子說，這做得很不錯，而臭虫又唱了一只歌，說遵守法律是多么好啊，‘海之谷’是一個多么好的地方啊，凡是愛‘海之谷’的人為啥都應當出發去作戰，去殺死那些萬惡的‘吃肉者’。他的歌又使我們熱血沸騰了，我們就忘却了不平。

“那是非常古怪的一件事：當小肚皮捉到的魚太多，以致要許多魚才可賣得一點錢的時候，他把許多魚重新放回海里去，使剩下來的可以賣得更好的價錢。三條腿也時常讓他的大片田地閑着不種，使他的谷子可以換得更多的錢。那些用蚌壳製造金錢的女人製造得太多了，以致要許多錢才可購買一件東西，狗齒就命令她們停止製造金錢。這些女人失了業，她們就去頂替了許多男子的位